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姚姬傳文

王益吾選本

標商冊註



注
姚姬傳文

王益吾先生選本

李斯論

李斯，楚上蔡人，荀卿弟子，爲始皇相。始皇焚詩書，坑儒生，皆斯主謀。二世時，爲趙高譖死。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

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

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頻蹙，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音渺能視，跛音播能履，履虎尾，啣音涎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苟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閒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

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

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蘇子瞻】即宋蘇軾，有荀卿論。

【中葉】中世也。詩商頌：昔在中葉。

【孝公】名渠梁。

【商鞅教孝公四句】鞅姓公孫

氏，衛之庶孽，相秦，受封於商。燔燒也。告謂告蠹，坐謂連坐。韓非子：商鞅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禁游宦之民，顯耕戰之士，主以尊安，國以富強。

【始皇】名政，莊襄王子。

【逆】迎也。

【二世】名胡亥，始皇少子。

【焚詩書

禁學士】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斯言，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

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督責】史記本傳：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使者覆案三川，以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斯恐懼不知所出，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

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

【疾首頓蹙】孟子：學疾首蹙額而相

告，頰眉繻貌。

【五刑】古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

【夷三族】夷，誅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爲三族。

【眇能視四句】眇，目偏

盲也。跛，足偏廢也。喑，齶也。語見易。

【頤】與誦訟通，訟言，公言也。

【諫逐客】秦始皇即位，逐諸侯之客，李斯亦在逐中，上書諫之。

【王介甫】名安石，宋神宗時相，主行新法。

【熙寧新法】熙寧，宋神宗年號。新法，謂均輸、市易、方田、免役、保甲、保馬諸法。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哲宗時相，引其黨蔡京、蔡卞等盡復熙豐之政，後貶睦州卒。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與惇比，贊行新法。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主行新法，培擊文彥博等。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徽宗時相，復王安石新法，欽宗時貶死。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鄭、衛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

適以見其誣焉耳。

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左氏邱明】魯太史。

【曾申】魯人，曾參子。

【吳起】衛人，仕魏爲將，以兵略名於時。

【虞卿】魏華成王時相。

【荀卿】趙

人名。

【魏絳】晉大夫。

【佐新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每軍帥佐各一人。晉於武公時，釐公增爲

二軍，文公增爲三軍，至景公十二年，又於三軍外另立三軍，兼於僭天子之六軍，故名之曰新。悼公時，趙武爲新中軍帥，魏絳佐之，七人

者，舊三軍之帥佐及武也。

【賜樂】

左襄，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鑄鑿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魏獻子三句】

魏獻子，晉大夫，魏舒，於頃公十二年代韓起爲政。左昭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鼻，聲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後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信

史】史籍之足信者，論本事而爲之傳。漢書藝文志：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國風之魏】魏封於周初，於周爲同姓。詩十五國風，魏風列在第九，魯閔公元年，晉伐魏滅之。

【邶鄘邠】邶詩作檜，此本左傳。

詩正義：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又檜國，居漆浦

之間，陸終第四子求言後。按鄘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桀，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

【札胡獨美之三句】左襄：吳公子

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魏大名句】左圓：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

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

必復其始。注：萬，畢公高之後，爲魏之子孫衆多服本。

【魏君】謂魏文侯斯，武侯擊。

【三晉】通鑑：周考王四年，晉哀公卒，子柳立，時

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氏，號三晉，晉侯長，反朝焉。又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韓韓處爲諸侯。

【服杜】服虔，東

漢靈帝時人，著有春秋左氏傳解。杜預，晉武帝時人，著有春秋左傳集解。

【顧亭林惠定宇之補注】亭林，名炎武，明末崑山人，

著有左傳杜解補正。定宇，名棟，清吳縣人，著有左傳補注。

西魏書序

元魏之末，孝武帝西奔，依宇文泰，都長安，是爲西魏，凡三主，二十三年，禪位於北周。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亟去聲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剖郡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

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於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拓跋氏】魏本鮮卑種人，謂土爲拓，謂后爲跋，自稱黃帝苗裔，黃帝以土德王，故以爲氏，後改姓元，亦稱元魏。

【亟】屢也。

【高

歡】懷朔人，北齊之祖，初仕魏爲冀州刺史，起兵平爾朱氏之亂，孝武西奔，歡別立孝靜帝於洛，尋遷於鄴，是爲東魏，及其子高洋篡立，

追尊爲神武帝。【安定廢而孝武興二句】爾朱氏之亂，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自爲丞相，爾朱既滅，歡廢朗爲安定王，而

立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孝武畏歡之逼，西奔入關中，歡乃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卽孝靜帝也。【魏收】鉅鹿人，仕魏及北齊，著

有魏書一百十四卷。【天平】東魏孝靜帝年號。【南康謝蘊山觀察二句】南康，清府名，今江西星子縣，唐代置觀

察使，領一道或數州，清之分巡道似之，故俗稱道員爲觀察。明清以來，多以翰林任史館事，故翰林有太史之稱。漢制鑄銅爲虎符，剖其

半以與郡國守相，有所徵發，則合之以爲信，此蓋言其出任知府也。【李延壽】唐相州人，著有南史八十卷，北史二百卷。【崔浩

被誅】北史崔浩傳：神龜二年，浩及弟覽、高禮、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敍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郝標、素諳事，浩乃請

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贊成之，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搆浩於帝，帝使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及長歷生數

百人意狀，浩服受賅，誅之。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道武】

名珪，在位二十四年，廟號太祖。【道武以前二十餘世二句】魏書帝紀第一，自成帝毛節帝貸以至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

凡二十七帝。【二十五年事】孝武入關不半年，卽爲宇文泰所弑，泰立孝武孫寶炬，是爲西魏文帝，在位十七年，殂，子欽嗣，三年

而宇文泰廢之，立欽弟廓，是爲恭帝，在位三年，禪位於宇文泰子宇文覺，西魏亡。【延壽自序二句】北史序傳：至於魏、齊、周、隋、宋

齊、陳、止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卽

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

莊子章義序

莊子，戰國時楚人莊周著。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

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

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物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歟。

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

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唐初人。

【郭象】字子元，晉河南人。

【三十三篇】內篇七，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人閒世，德充符，

大宗師，應帝王。外篇十五：騁拇，馬蹄，法篋，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雜篇十一：度桑楚，徐無鬼，

則陽，外物，寓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列御寇，天下。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子貢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謂人爲天地之

心五句】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天地之心等語，見禮禮運。【三代之治大道既隱】見同上。【子夏之徒五句】子夏，

孔子弟子，姓卜，名商，達於禮樂之原等語，見禮孔子閒居。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

【林放問禮二句】林放，魯人。

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知和而不以禮節】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又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莊子之書七句】莊子，天下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

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又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閒之，使

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退之】唐韓愈字。【不知所

以裁之】句本論語：裁，割正也。【猖狂】莊子在宥：猖狂不知所往。【知者過之】中庸子曰：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其在詩書禮樂者三句】【則有不離於宗二句】【上與造物者遊及至人聖人等並

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句】見莊子天下篇。【特正始以來句】正始，三國魏廢帝芳年號，其時士大夫，遺棄世務，討論玄理，

謂之清談，其風迄於兩晉。

南園詩存序

錢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御史，忤和珅，有直名。

昆明錢侍御灃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

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

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被義切得伸國法。其

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切子全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

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嗾，嗾切巖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

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既作詩哭之，今得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昆明】縣名，舊爲雲南省治，並爲雲南府治，今屬滇中道。

【長白法祭酒式善】長白，山名，縣互於奉遼二省及朝鮮半島間。

法式善，號時帆，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乾隆】清高宗年號。

【和珅】字致齋，清滿洲人，官大學

士，爲高宗所寵任，弄權贖貨，吏治大壞，遂釀成川楚教匪之禍。仁宗嘉慶四年，爲王念孫糾參，奪職下獄，賜自盡，籍沒其家。

【訟言】

公言之也。史記：未敢訟言誅之。

【今上】謂清仁宗。

【國秦】和珅私人，任山東巡撫，虧帑數十萬金，事覺，逮京伏法。

【陂】傾也。

那也。【媒孽其短】謂欲搆成其罪也。漢書：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鑄君級】鑄，削除也，時有旨降豐三級。遭

艱【遭父母喪】。【部曹】時豐服闋入京，補主事。【軍機處】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慮泄漏事機，始設軍

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綜於軍機，與漢之尚書省無異。所屬有軍機章京，亦猶漢之尚書郎也。清末併入內閣。【君奏和坤句】灑疏略云：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屬察白事，署稿得有定所，近日和坤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直廡，王杰董壽，止於南書房，並請敕改正。【曠】同衡，恨也。【辛卯】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時姚鼐以禮部員外郎任分校。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卽欣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游草者是也。鼐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

歌至暮，見者怪之。

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鼐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閒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鼐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

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澀心，反求本性，其言絕善，鼐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鼐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乃俾人鈔爲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鼐因爲之序。

【丹徒王禹卿】丹徒，縣名，舊爲江蘇鎮江府治，今屬金陵道。王禹卿名文治，號夢樓，清乾隆三十五年進士，官至雲南臨安府知府。

【琉球】太平洋中島國，在日本之南，臺灣之東北。明時通中國，受我冊封，清光緒初，日本滅之，以爲沖繩縣。【朱子穎】名孝純，

漢軍正紅旗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臨安府】今廢爲建水縣，屬雲南蒙自道。【蜀】四川省之故稱。【滇】雲南省。【浮

屠】卽佛陀之異譯。

揚雄太玄目錄序

漢書揚雄傳：贊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

揚雄太玄，漢藝文志以爲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注本爲十卷，蓋雄本書爲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爲八十一首以擬象傳，爲玄測以擬爻傳，爲玄衝玄錯以擬雜卦傳，玄攤音摘玄瑩玄掇音脫玄圖玄告皆以擬易繫辭傳，玄數以擬說卦傳，玄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彖兔玩切者耳。自范望分玄首冠贊之上，分玄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爲十九篇者亂矣。

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玄比於聖經，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

王、宋蘇軾尤詆之，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爲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

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親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驚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

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瞽亂本真，其時雜家並

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分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玄以擬易而無慙也。其晦冥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矣，求於道熄之後，得其髣髴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

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而平生忠直之節，則踰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爲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偏與。范望之注，因漢末宋衷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

者，其後遞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韻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祕有太玄音義。』此其祕之爲與？又按太玄占法，用贊不用家，非如易之占兼用象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象傳，非擬象也。自司馬光誤謂易有象，玄有首，政和中有許良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既復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玄五篇，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漢藝文志句】

漢書藝文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晉范望句】

望字叔明。注：太玄者，舊有

宋衷陸續，望因二家勒爲一編。

【雄本書十句】

攤，舒也。掇，擬也。漢書揚雄傳：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

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摺，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

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撞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辯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

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漭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掇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

其文，章句尙不存焉。

【家】易斷卦詞。

【自范望分玄首冠贊之上三句】

四庫提要：雄書本擬易而作，全仿周易古本，經

傳各自爲篇，望作注時，析玄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玄淵一篇，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始變其舊。【侯芭張衡】漢書揚

雄傳贊：距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後漢書張衡傳：衡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

【非聖作經】漢書揚雄傳贊：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吉凶者二句】見易繫辭。【老

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聃其諡。仕周爲守藏室史，孔子嘗從問禮，著有道德上下篇五千餘言。【裁成輔相乎天地】見易泰卦

【勿憂宜日中】易豐卦疏：王能至於豐亨，乃得无復憂慮，夫用豐亨无憂之德，然後可以君臨萬國，如日中之時，徧照天下。【否

遯】皆易卦名。易：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又：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進德修業及時】見易

文言：【致命遂志】易困卦，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休否】易否卦九五疏：能施此否閉之道，遏絕小人，則是否之休美者

也。【幹蠱】易蠱卦幹父之蠱疏：有子既能堪任父事，考乃无咎也。【過涉滅頂凶无咎】易大過上六注：涉難過甚，故至於

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元成】元帝名爽，宣帝子，在位十六年。成帝名驁，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蜀嚴君平三句】

君平，名遵，漢冥，湛深玄默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獨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子嚴周之指，

著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按君平本姓莊，嚴周卽莊周，漢人避明帝諱改。【其

晦家上九贊辭六句】太玄注：九爲晦極而當盡，君子明晦爲正，則如是可矣。按太玄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和光

同塵】言不露鋒芒，而與塵俗相合也。句見老子。【箕子之貞二句】易明夷六五疏：六五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利貞者，箕

子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劉向】字子政，當元成之際，王氏擅權，向數上封事，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

苑等書。【孔子譏臧文仲二句】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左文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

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姜居，三不知也。又襄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唐韻】唐孫師著。

【陳振孫】著。

有書錄解題。

【用贊不用家】按太玄每首九贊，首猶卦，贊猶爻也。

【司馬光二句】光著有太玄集注並說玄，易有彖二語。

見說玄。

【政和】宋徽宗年號。

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鼐接者十餘人；鼐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若望溪宗伯、襲參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異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閭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鼐接之年也；而鼐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

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然，吾將舉是編爲里之羣士勸焉。

【望溪宗伯】望溪，名苞，字靈舉，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經說文集等。

【南堂】清方世泰，字貞

觀，桐城諸生，著有南堂詩鈔。

【息翁】南堂從兄，名世舉，字扶南，一字息翁，著有春及堂集。

【里閤】里門也。

【計其生之年

二句】言恬菴生存之年，爲己宜與接近之年。【不悅學】左昭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悅學。

張仲絜時文序

時文對於古文而言，明清時應試之經義八股文也。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

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宇，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鼐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旣又識湯君緩叔，其人尤樸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

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旣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

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寧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

能愛之。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常熟】縣名，屬江蘇。

【同年】國史補：進士爲時所尙，俱提謂之同年。

【叔宁】名齊，字荀慈，乾隆進士入詞林，有玉芝堂集。

【伯父】名範，字南青。

【編修】宋有史館編修，明清時皆屬翰林院，位次修撰。

【休致】年老去職。

【知州】宋初分令朝臣

由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軍政州，謂民政。其後文武參爲知州軍事，總理郡政，省稱曰知州。清代專轄民事，有直隸州、散州、直隸州與知府等，散州與知縣等。

【晉絳】今山西省。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

躔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

歙

音攝

金蕊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竦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不躔】不是也。左隱犯五不躔。

【歙】縣名，屬安徽。

【金蕊中】名榜，清乾隆三十七年狀元。

【修撰】掌修國史，狀元例授。

修撰。

【康成】漢儒鄭玄字。

【衷】適當也。

泰山道里記序

泰山，五嶽之一，東嶽也，亦曰岱宗，在山東泰安縣北。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喘音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學好古能游覽者，各考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

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轟尼輪切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轟君山居，迺索其書讀之，其考訂古今，皆詳覈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東，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盡環道，躋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

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轟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是山中者，轟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轟君哉。

【舛】錯亂也。

【嘉定】縣名屬江蘇。

【錢辛楣】名大昕，字曉徵，辛楣其號，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內閣侍讀學士。

【上元】

舊爲江寧府治，今併入江寧縣，屬江蘇。

【嚴東有】名長明，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侍讀。

【泰安】清府名，

屬山東，今爲縣。

【聶君】名欽，字劍光。

【水經注】漢桑欽撰水經，後魏酈道元注。

【汶水】源出山東臨朐縣南沂山瀑布泉，

東流經安丘縣，入於濰河。

【古奉高】漢泰山郡治奉高，故城在今泰安縣東北。

【登封】王者治定功成，於泰山上築土爲壇以

祭天曰封，於泰山附近之小山上，除地爲壇以祭地曰禪，登封者，登泰山而增封其土也。

【環水】泰山有東西中三溪。

【天門】

泰山有東西南三天門。漢官儀：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

【環道】

漢官儀：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

【封所】謂古代封

土祀天處。

【濟南】清府名，屬山東，今改爲縣。

【千佛山】在今歷城縣南五里，一名大佛頭山，卽歷山也。

【歷城】縣名，屬山

東。【臆度】臆，胸臆也，謂但憑己意而揣度之。

書貨殖傳後

貨殖，貨財生殖也，司馬遷作史記有貨殖列傳。

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倣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

巷之徒，遂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

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其伺睨音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呢音訾音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因已被罪三句】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推言陵功，武帝以遷爲陵游說，遂抵遷腐刑。司馬遷報任安書：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

【素封】

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鹽鐵】

漢書食貨志：元

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按：時設有鐵官之郡凡

四十，設有鹽官之郡凡二十八。

【酒酤】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注：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

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均輸】食貨志：元狩中，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又百官表注：孟康曰：均輸，

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也。【善者因之四句】見史記貨

殖傳。【黔首】史記秦始皇紀更名民曰黔首。【區夏】區，區域。夏，華夏。書：用肇造我區夏。【晚牧長寡婦之貲】晚，斜視

也。貨殖傳：烏氏保畜牧，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

濟，寡婦也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啜營】求錮也。楚詞：將啜營，慄斯囉，啾嘯，以事婦人乎？

【啜汁】沽丐其殘液也。史記魏世家：啜汁者衆。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一篇，不云

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

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

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

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紀，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六藝略】劉歆七略之一。漢書藝文志：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周書七十一篇四句】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

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語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班氏】謂班固著漢書。【子貢曰

三句】讖，記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聞異辭】公羊

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知言】孟子：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以參爲驗三句】見莊子天下篇。【箕子陳九疇四句】箕子，紂諸父，疇，類也。周武王既克商，訪道於箕子，箕子爲陳洪範

九聘見書洪範篇中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等皆以數紀。周禮爲記載官制之書相傳爲周公且所著設官凡三百六十而分隸於六卿庶衆也。書中如九賦九式六敝六聯八成八籙等亦皆以數紀。【而閒雜以道家句】九流除儒家外有墨家道家法家名家農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兵則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見漢書藝文志。【程寤太子晉】並逸周書篇名。【雜家】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講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蓋者爲之則漫漢而無所歸心。

讀司馬法六韜

史記司馬穰苴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四

庫提要六韜六卷舊題周呂望撰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闕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三卷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六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筳篥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筳篥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草略不逮

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刑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汝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宗音說之則以金版六張。」然則六張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張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

今六韜徼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玄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時，多在漢獻晉惠愍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

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尙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孫武子】史記正義：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廬，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漢書藝文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任宏】

漢人。後漢書藝文志：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班固出之以入禮經】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太史公句】司馬

稱其傳：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吳起尉繚】晉戰國時人。【權謀形勢】兵

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見藝文志。【笳笛】說文：笳者，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曰胡笳。古今樂錄：軍中行部，皆用橫吹。文

獻通考：大橫吹，小橫吹，皆笛類也。【夜以金鼓笳笛爲節句】見吳子應變篇。【蘇明允言二句】明允，宋蘇洵字。蘇洵

權書：吳起與武一體之人，皆著書言兵，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女商】魏人。【橫

說之二句】見莊子徐無鬼篇說去聲。【劉向班固四句】藝文志：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

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又周史六醜六篇。注：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卽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

及軍旅之事。【周任史佚】周任古之良史。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古文尙書】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壁，得尙書四十六卷，凡五

十九篇，皆科斗古文，至東晉始顯，清顧炎武闔若璣寺多議其僞。

【隋書】唐太宗貞觀三年，詔魏徵等修隋書。

【顏師古】字籀，

唐萬年人，官至祕書監弘文館學士。

【包咸注論語】包咸，漢光武帝時人。

按論語：道千乘之國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

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馬爲馬騶，此作包咸似誤。

【沈斥】漢書刑法志注：臣瓚曰：沈

斥，水田鬻鹵也。

【術】刑法志注：如淳曰：術，大道也。

讀孫子

孫子，周齊孫武者。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闔閭】吳王名。

【太史公爲列傳兩句】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

【田齊三晉】

周安王時，齊田和始爲諸侯，威烈王時，晉韓趙魏三家始爲諸侯，是爲三晉。

【以虜使民】戰國策彼秦彙證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復汪進士輝祖書

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清蕭山人，乾隆進士，知湖南寧遠縣，有惠政，著有史姓譜編龍莊四六稿。

等書。

聃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聃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齊去，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

足下去聃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權音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

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兼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況竦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倦倦】懇至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駮我駮切塞，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

固愧而仰德久矣。

僕聞

音祈

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

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

於秋，鱣

張連切

鮪

羽軌切

時涸而鮒

音附

鮒

音鮒

游，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

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

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物

通粗

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

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

是幸，雖聾聵

音貴

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

音播

躄

音躄

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

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

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

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

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

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音叩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切苦益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掇。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切醜委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

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枻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

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音趨，北望樞斗而俯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

【駭蹇】駭，癡也。漢書：內實駭不曉政事。蹇，遲鈍也。

【鱣】鯉類。

【鮪】同鱣。

【鮒】今之鯽魚。

【鮓】鱣魚屬。

【浮沈部

曹】作者嘗由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

【聾聵】聵，目無睛也，與聵別。聾聵連用，分屬耳目。

【跛躄】謂足不良於行也。禮王制：瘖

難跛躄。

【飛鳥以凶】易小過卦句。

【印須我友】詩衛風：宛有苦葉句。

【跬步】一舉足也。禮祭義：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

孝也。【趨起】行不道也。韓愈文：足將進而趨起。

復孔搗約論禘祭書

搗約名廣森，字樂仲，曲阜人。孔子六十七代孫，乾隆進士，官檢討，少受經於戴東原，著有

公羊通義，早卒。禘，王者之大祭也。搗，音廳。禘，音第。

聳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

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

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玄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玄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玄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玄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玄成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

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闡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玄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則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

玄成之解，必至於用讖。楚語切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

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圓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饗音醕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音挑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

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音樂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

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禘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雅音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邕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禘有不禘而禘無不禘，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玄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

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搆約以爲然乎？竦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竦頓首。

【禮失求之於野】語見左昭。

【鄭氏】謂康成。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語見禮大傳。

【韋玄

成】字少翁，漢韋賢子，父子俱以明經至相。

【班彪】字叔皮，東漢安陵人。

【殷祭】殷盛也。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謂五年一禘。

祭，禘者，審諦無所遺失，合功臣而並祭也。

【壹禘壹禘】謂三歲一禘，五歲一禘。

【緯說感生靈威仰】詩序：長發，大禘也。鄭

氏以爲此非闕丘之祭，亦非宗廟夏禘，乃祭天南郊，亦名爲禘耳。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

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

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

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

正月也。【闕丘】周禮：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疏：土之高者曰丘，闕者象天闕也，因高以祀天，故於地上。

【周以禘祀

天而以魯配】禮祭法：周人禘於郊而郊禘。

【不王不禘】語見禮大傳。

【展禽】即柳下惠。

【祠禴烝嘗】禴曰酌。禮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酌，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云：此夏殷之祭名。周改春曰祠，夏曰酌。詩：論祠烝嘗。【鄭司農】即鄭衆。

【司尊彝】周禮：官名。

【追享朝享】謂禘祫也。見周禮司尊彝。

【後鄭】即康成。

【王子邕】名肅，魏東海人，善賈遠馬融

之學，故作聖證論，詆毀鄭氏。

【仲師】鄭衆字。

【趣】向也。

復魯絜非書

絜非，名九皋，號山木，江西新城人，乾隆進士，著有山木居士集。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

如杲日，如火，如金鏐，留音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意聊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同惝乎其如喜，切七小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_柔女救切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柔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

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

簡廉肉切如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

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為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

序為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稟亦竊識志音數語於其閒，未必當也。梅崖集

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為之，勿拘其途可

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程魚門】名晉芳，號戩園，歙人，著有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勉行齋文，戩園詩。【周書昌】名永年，山東

人。【杲日】杲，明貌。詩：杲杲出日。【鏐】爾雅：黃金謂之鏐，其美者謂之鏐。【淪】水波也。詩：河水清且淪兮。【漾】水搖動貌。

【濇】高遺貌。【糅】雜也。史記：同糅玉石兮。【五音十二律】五音：宮、商、角、徵、羽。十二律：陽律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

射；陰律六，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歐公】宋歐陽修。【曾公】宋曾鞏。【廉肉】肉肥滿也。禮樂記：使其曲直繁瘠，

廉肉節奏。注：繁瘠，廉肉，辟之鴻殺也。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魚怪切霧。音夢冬閒舍姪浣江寄

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閒，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竊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

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

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甚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

鼐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鼐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鼐同一輩行，抗去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贖露】聾耳不聰也。露，晦也。【草木臭味】左襄：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按言氣類相同也。【送錢獻之序】見下。【木鐸】古者施政教時，用以警衆之具。論語：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喪，失位也。【蘇氏說】謂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其說爲朱子集註所取。【益成】名括，仕齊而被殺。孟子譏其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取殺之道。朱子集註：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復休寧程南書

慮羲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出劉歆，世人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人所得河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爲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慮羲與禹所見者道也。

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慮義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而無以對焉。

【河圖八卦】

慮義，亦作伏羲，帝德洽上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洛書九疇】

大禹治水，大龜負文，列於背，有

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九疇見書洪範篇。

【邵】

邵雍，字堯夫，宋范陽人，精易理，卒諡康節先生。

【食肉不食馬肝未

爲不知味】語出漢書。

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搆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搆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為孔氏榮，而以為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為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搆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音斬祈為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

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摯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碕，奇音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摯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摯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

【黏名】科舉試卷，皆糊姓名，使閱卷者不得受請託。【恩科】舊時科舉，本有定年，朝廷有慶典特恩，則開恩科。【衍聖公】孔子後裔世襲之爵，自宋相沿不改。【豫章】大木名。【碕】曲岸也。

贈錢獻之序

獻之名姑。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

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

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窺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

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

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涓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義疏】疏解經義之書，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賈公彥、徐彥、楊士勛，作周禮儀禮公穀傳疏。

【功令】史記：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

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齊其弊】齊作整理解。

【龐涓】雜也。

【嶺表】即嶺南，粵省也。

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劉名大樞。

曩者鼂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鼂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

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

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士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倣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游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櫳趨雅切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程吏部周編修】

程名晉芳，字魚門，號茂園，官吏部主事。周名永年，字書昌，乾隆進士。

【黃舒】

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舒城，縣

名，舊屬安徽廬州府。

【衛武懿詩】

周衛武公老年好學，賓筵抑戒諸篇，武公所作也。

【伯父編修君】

姚範，字南青，號藤塢

乾隆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有詩文集，及授鶴堂筆記。

【縱陽】鎮名，在安徽桐城縣東南。漢武帝自尋陽浮江，薄縱陽而出。

作縱陽之歌，卽其地。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載晉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

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

之娣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焉。

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音翟切 亭歷第音拂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以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女子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閒，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懼。』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懼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

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西都】鎭京也，今陝西長安縣。【彼君子女二句】詩：小雅都人士篇。【節南山】詩：小雅篇名。注：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

尹氏以致亂。【瑣瑣姻亞】節南山篇句。【形家】堪輿家也。【萊州】舊府名，屬山東，今廢。【娣】長婦，謂雅姬爲娣。見

爾雅。【捐館舍】猶言死也。【六珈】詩：副笄六珈。按：珈，笄飾之最盛者。【翟芾】詩：翟芾以朝。按：翟，雉羽飾車，車之蔽曰芾，皆

貴婦人所用。【恭人】清制，四品曰恭人。【傳事】傳家事也。【無非無儀三句】詩：小雅斯于篇。

朱竹君先生家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

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

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

安徽，曾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

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

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

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

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

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崖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大興】縣名，舊爲順天府治，今屬河北。

【諸城】縣名，屬山東膠東道。

【劉文正公】名統勳，字延濟，號爾純，康熙進士，累

官東閣大學士。

【永樂大典】明成祖永樂元年，敕解縉、姚廣孝等，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爲一書，用

韻字編之，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爲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冊，今存六十冊。

【金壇】縣名，屬江蘇金陵道。

中，康熙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

【四庫全書館】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日

下舊聞】清朱彝尊撰，搜輯故書，及金石文字之關於燕京者，千六百餘種，分十三門，都四十二卷。乾隆時，高宗復命詞臣編增爲十

五門，都一百六十卷。

【昌平】舊州名，屬順天府，民國改縣，屬河北省。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瑋，弟音

皆贈左都御史。廷瑋三子：長若淮，桂音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

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敍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閒，君之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千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

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

案己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旣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

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振，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問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己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

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時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傅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馨。

【兵部】清制，掌中外武職銓選簡覈軍實之政，清末改爲陸軍部，尙書乃一部之長。

【贈左都御史】左都御史，舊官制都察院

之長官，統轄諸御史。附者，以子貴而封贈也。

【謄錄】抄寫之員，清時實錄等館均有之，期滿序勞，得爲實官。

【主簿】牧令之佐

官。

【熱河】地名，清初置熱河廳，後升承德府，設都統。民國政府爲縣，暫稱特別區域，仍設都統，統轄熱河道。

【巡檢】縣令之屬

官。

【千文煥】或作于榮煥，倚恃內監，戲侮街市，張爲巡檢，按法懲治，總督方觀承參奏，帝命將于榮煥發往黑龍江，命凡內監私人

有在外生事者，聽人懲責，事在乾隆二十二年。

【內府總管】清代有總管太監之名，因熱河爲巡駐所，故設內府太監。

【良鄉】

縣名，屬河北。

【同知】清時府州之屬官。

【傅忠勇公】姓富察氏，名傅恆，字春如，清滿洲鑲黃旗人，封一等忠勇公，卒諡文忠。

【張掖】縣名，屬甘肅。

【黑河】即甘肅之額濟納河，亦曰張掖河。

【撫寧】縣名，今屬河北省。【朝議大夫】清制從四品文階。

【延平】府名，屬福建，民國廢，今南平縣，其舊治。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裒以其壻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裒爲甚不誼；以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汚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側界甚篤，欲迎張氏

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閒，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歸，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寔，聘妻胡氏，蔭寔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玄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歿，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去。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

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王哀】字偉元，管營陵人，有孝行。嘗善鄉人管彥，男女未生，便約爲昏。彥死，葬洛陽，哀卽更嫁其女。彥弟覆問之，哀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我結好之本意哉？

【洛陽】縣名，今屬河南省。

【伊尹】五就

桀三句，並見孟子。

【季歷文武二句】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與仲

雍逃之荆蠻。太王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有天下，是爲武王。

【叩馬而諫】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及王平殷亂，餓死首陽山。

【君子亦仁而已二句】語見孟子。

【左布政使】明太祖時，各省設左右布政使。

【瘵】肺病。

【耄期】禮曲禮：八十九曰耄，百年曰期。又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

宋雙忠祠碑文

東海朱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使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

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惟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兩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諡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墜切壞，歲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七倫切，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旣脫金距；瞰苦濫切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旣得

死所，安於牀茵。音烈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

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蠲厥心，來庭來對。

【東海朱使君】名孝純，字子穎，遼東漢軍。

【兩淮鹽運使】駐揚州，總理淮南北鹽政之長官。

【制置使】官名，唐置，宋因

之，管轄數路軍務，如明清總督，副都統，注見前。

【荆襄】荊州，襄陽。

【伯顏】通鑑作巴延，元丞相。

【臨安】宋高宗時為府，今

為杭縣。

【阿朮】通鑑作阿珠，元丞相。

【兩卻謝后之書四句】臨安既下，阿珠以宋謝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

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及宋帝熈次瓜州，謝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圍耶？今吾

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元世宗手詔招降，庭芝開

壁納使者，斬之，焚其書於陣上，卒與姜才同死。

【霍弋羅憲】弋字紹先，仕後主，爲建寧太守，安南將軍，領南郡事，聞魏軍來，弋欲

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勸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知主之安危，去就不可苟也。若魏遇

主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萬一危辱，方將以兵拒之，何論遲速耶？憲字令則，仕蜀漢爲太子舍人，以不附黃皓，左遷巴東太守，旋守永

安城，及後主降，乃率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屢遭吳伐，拒守經年，泰始初入晉。

【陟】壞也。

【金距】左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命距，此喻元爲金屬，今已滅金也。

蕭孝子祠堂碑文

蕭孝子諱日曠

黃去

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

音

脇割肝，使婦虞氏

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旣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經

杜結切

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席，子憂弗寧；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

恥格切

子形，猶全九

鼎，碎彼岳巽。

於京切

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徇名。德衰恩薄，以忍為貞。

千世萬世，徠同讀此銘。

【刲】割也。

【不敢以親遺體二句】見禮祭義。

【紂之時三句】微子，紂庶兄，見紂無道，抱祭器奔周，以存殷祀。箕子比

干紂諸父，比則諫而被殺，箕則佯狂為奴，孔子稱曰三仁。

【廉隅】節操堅確之謂。

【求仁而得仁二句】指伯夷叔齊。

【梅嶺】在江都縣廣儲門外，明史可法死國後衣冠葬處。

【遼東】今遼寧。

【偃】伏而覆曰仆，仰而倒曰偃。

【巽】瓦器。

【徇名】漢書：烈士徇名。

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川北道，今為嘉陵道。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為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善繼，殉節死，諡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歿，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為安邑令。公祖諱賓，仕本朝為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

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江村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巍巍副使，彪文纘止忍切。質始作詞

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饗九件切。饗

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閉杜謁言，搜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

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苟。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角，公以

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慙。盧舍切。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卻之，謂不當執。罷按察

使，而令公攝將飢。晉律令，意授威懼。之涉切。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寧禍及

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畀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

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

吏藉口。公曰憊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敝几故書。怨嫉之徒，

媿感嗟吁。詔荷公校，以重軍罰。大吏憐公，勸公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

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逆音疑剛毅；公

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

佐公清節，誼不有侈。同穴江村，高墳磊力軌切。我銘直諒，以厲媵音。媵音何切。

【定興】縣名，今屬河北。【明熹宗】名由校，光宗子。【營救事】左光斗、魏大中、等為魏忠賢所害，時魏子學淵、左弟光

明、投鹿太公家，太公與容城舉人孫奇逢謀，告難於大學士孫承宗，承宗善繼謀，請入覲，奄黨大譁，獄益急，太公急募數百金輸之，而兩

人已斃，又為周順昌募金，募成，而順昌亦死。【安邑】縣名，今山西省治。【奉政大夫】清正五品文階封職。【縝】綴也。

【饗饗】正言也。【謁言】請謁之言。【憊】食也。【飢】曲也。【摺】恐嚇之意。【征金川】金川，水名，在四川西北邊

境，分大小金川，為土司地。清乾隆時，土司莎羅奔索諾木先後作亂，旋平之。【校】柳也。【西師】即征西川。【巖巖】德高也。

【磊砢】衆小石貌。【媵媵】不決也。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舊官制，太子詹事少詹事，掌東宮庶務，清未廢。厝音措，暫置未葬也。

君諱曾做，字塏音，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音之孫，

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

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

君爲檢討十餘年，值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詔特襲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歎異君，君疾士大夫飢餓，被晉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嶢堯晉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

言於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

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君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

仲同於世也，而何咎耶？其後君以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

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沍；銀音

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良；側室生子元襲、元袞；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

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

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

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切子心今吾鄉所謂永惠

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

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

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簧邪，而孰喻音翁以揚邪？物或以冬榮，

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污，旣駕而驚，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文端】名英，字敦復，康熙時翰林，歷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文和】名廷玉，字存素，英子，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封勳宣伯，加太保，清

世宗遺詔配享太廟。

【諸城】縣名，屬山東。

【劉文正】名統勳。

【凱傲】邪曲也。漢書：其文凱傲。

【曉然】高也。

【己丑】清乾隆三十四年。

【磨勘】科舉時代鄉會試卷，派官覆核，謂之磨勘。

【兩劉相國】一卽統勳，一名繪，江蘇人。

應鴻博試第一。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君諱朝，字潞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公權，祖諱

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

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除音疾，其

家願無嫁，請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寧鄭氏，人以

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游，有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

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共世處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共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卽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旣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讐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音陽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兼知君最久，故爲銘，銘曰：

山璞瑤

音遙

琨

音昆

器則侈也；

龍淵太阿，

銳則折也。

嗟子忼

康上

忼，勇言義也。

子

以自居，甘與躓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芴音忽兮

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秦州】今改秦縣，屬江蘇。

【待其】漢酈食其後，賜氏食其，後改待其。

【瘖】啞也。

【瘍】癰也。

【甘泉】縣名，屬揚

州府今併入江都。

【瑤琨】美玉也。書瑤琨篋篋。

【龍淵太阿】越絕書：歐冶子于將取鐵英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三日工布。

【忼忼】意氣憤激也。

【芴】無知之貌。荀子：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夏縣，舊屬山西解州，今屬山西省。新城縣，舊屬江西建昌府，今改黎川縣。

屬江西省。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寧，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道。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蘊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蘊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蘊，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

徇俗好，自以古文之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鼐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鼐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

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勳銘，銘曰：

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寘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後藏用兵】西藏，在四川之西，古之三危。舊分四部：一曰康，二曰衛，三曰藏，四曰阿里。清代康與衛併，稱前藏。藏與阿里合稱後藏。
乾隆時廓爾喀部反，福康安等討平之，文指此事。

汪玉飛墓誌銘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以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

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音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閒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乎！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齧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音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緡音哉。雙有轍，崇

有階。遠

同卓勸

志，胡弗幾。抗發塗，蹶駿材。芒天乎！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繫姚鼐，

綴此辭。

【咯血】即咳血，肺病也。

【秣陵】秦改金陵爲秣陵，即今江寧縣。

【緡】遺意。

【遠】遠也。

【沫】已也。

【繫】語助辭。

袁隨園君墓誌銘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游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_洪錡，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旣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

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音靈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徼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音附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

有交，而龔居江寧，從君游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銅鼓】古蠻人所用，後漢馬援於交趾得賂越銅鼓，見投本傳。

【乾隆戊午】清高宗三年。

【散館】清制，翰林院庶吉士讀

書三年，期滿，舉行散館考試，開期滿解散而考試之也。留館者授館職，其次改用主事。知縣等官有差。

【尹文端公】名繼善，滿洲

人，官至大學士。

【琉球】在日本南，臺灣之東北，明以後始通中國，受冊封。清光緒初，日本廢琉球王，改其地爲沖繩縣。

【溧水】

縣名，屬江蘇金陵道。

【小倉山】在江寧縣北，清涼山之支阜，隨園卽在其上。

【耐】合葬也，今謂子孫葬於先塋爲耐葬。

【倚

江】指江寧。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博山，縣名，屬舊山東青州府，今屬濟南道。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訶

上

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閒陵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

「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
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
例不得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聲入革武君職，博山民老
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
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

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
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
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
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
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
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和珅】見前注。

【步軍統領】掌京城內外門禁，統率八旗步軍五營，又稱九門提督，民國廢。

【番役】捕役也。

【訶察】

刺探也。唐書竇參傳：多所調察，四方畏之。【青州】府名，屬山東，民國廢，今益都縣，其舊治也。【副奏】時和坤專權，奏事者必備

副奏，以備坤閱。【劾】論人罪狀也。【偃師】縣名，今屬河南河洛道。【主書院】書院之長，舊稱山長，主評文字。【金石】鐘

鼎碑碣，古人多鐫勒文字，又或紀事實，銘諸金石，後人搜採著錄，遂為專門之學。【今皇帝】指嘉慶。【藩邸】藩王之邸，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

文林郎，七品文階封職，鎮安縣，屬漢中道，婺源

屬燕湖道。

婺源之黃村有孝子，曰黃君獎，字譽侯，君之祖曰大珙，古勇切考曰鴻，其祖以

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遠為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

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痹，音界矣，君乃於

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為養，踰年父終，無貲，不能以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

江北地為義阡，及歿，君遂葬之於巴，成冢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

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常於峨眉重嶺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

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菽麥餅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

是得生。遇歛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已六十矣。

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期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同敝屋，忍飢凍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輝，音揮以拔貢生入都廷試，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覃恩封君及顏孺人，輝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通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而況人乎！君子輝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原，姚鼎爲之銘，銘曰：

陟山沂

同湖

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圯。

部鄣切

茹荼若醴，卒以有子。升爲

命士述之可唏，虛豈切揚之無既。

【風痺】中風病也。

【巴縣】舊爲四川重慶府治，今爲東川道治。

【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

【期功】喪服，一歲爲期，大功

九月，小功三月。

【覃恩】謂朝廷遇有慶典，施恩於下。

【沂】逆流而上也。

【圮】毀也。

【荼】苦菜。

【唏】哀而不泣。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恥，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謄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辦，辨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真盜，果如君言。值水滂，勞去聲君行視救溺者，中濕，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

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

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歿，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寧，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稱歿後，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縊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其書其略，俾立中碣傑音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鉛山】縣名，屬江西省。

【蔣士銓】

字清容，與袁子才、趙甌北齊名，著有忠雅堂詩文集，性嗜詞曲，有九種曲行世。

【臨清】

清直隸州，屬山東，民國改爲縣。

【澇】水洩也。

【王侍讀】名文治，號夢樓，好音律，有家樂。

亡弟君俞權厝銘

先贈大夫三子：長鼐，次訃，次鼎；訃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鏡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申夜，余歎以爲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讀四方以爲養，旣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者十年，

或四五年，兄弟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閒入都，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慎，余輒喜。其初病目，幾瞽，及愈而作真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懌。值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逾年丙午歲夏六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且遂歿，嗚呼！余不孝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亡，余其斷棄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恩，余惡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寬以有容，宜達而窮，閱期卅悉合八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厝汝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恭人】婦人四品封號。

【丙午】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

【亢家】猶言亢宗，本作庇護意，後人用爲光大意。

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建昌新城，注見前。清制，婦人一二品，稱夫人。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贈朝議大夫諱大柄之女，適同邑陳氏，舅曰贈資政大夫諱世爵，姑曰魯太夫人，夫曰乾隆戊辰科進士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曰分巡金衢嚴道守誠，太平府知府守貽，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譽，女三，壻曰舉人內閣中書楊尙鏞，晉宏監生涂志紆，方鳩切魯勳，如陽切孫二十四，曾孫二十七，玄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於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謂之凝齋先生。

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歡，能任家事以佐凝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亡能述其志，以厲其子孫。子仕爲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於家，衣服飲食，不侈以踰，以廉正勗其子者，見則數言，遠則數書，於族黨之貧者能約己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方謀爲樂飲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於近鄉以濟農者。凝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凝齋三十年而卒，爲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

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喪，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曾孫希祖，皆成進士，爲部主事；孫煦、吉、冠，曾孫希曾，皆爲舉人，而希曾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歿後三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足興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客南昌，及見凝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余學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

維清有道，天予鉅祥；帝見玄孫，福錫四方。母儀江嶺，秉德柔正。秀茁札音曾玄，國庥家慶。夫以儒興，子有治聲；慈惠鄉閭，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大夫之墓；山周水回，宜祔永固。

【朝議大夫】清制從四品之稱。

【資政大夫】清制正二品之稱。

【乾隆戊辰】清高宗十三年。

【分巡金衢嚴道】

清時浙江金華、衢州、嚴州三府之道員。

【太平府】屬安徽，民國廢，今當塗縣其舊治。

【義倉】隋文帝時，長孫平請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麥一石，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福田】釋氏以敬三寶之德爲敬田，報君父之恩爲恩田，憐貧者爲悲田，此三種謂

之福田。【提刑】按察之稱，宋置提點刑獄官，明清爲提刑按察使。【部主事】官名，明清六部各置主事，位次員外郎，民國各部

亦置之，位次簽事。【茁】草初生貌。

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恭人見前。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冢婦，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祐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曰攀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妣者也。

太恭人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音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章氏一婦任二子事也。其後攀桂仕爲涇源知縣，擢知鎮江江寧府，監司蘇松，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屢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餽遺族黨，濟

人乏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繼，太恭人適在里，覩大哀之，盡分藏廩於族戚故舊，以書速子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飢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歸，逾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填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夢橘、甫、維極、維桓、維棟，曾孫四。

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營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音子湖之北原，命曰：『異日勿啓，祔以驚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峰之麓，登其巔以嚮，音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喜，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

施則侈也，於己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殫。山之嶽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寒。首於西北，嚮東南閒。德人居之，固且安。載辭堅石，永不刊。

【中憲大夫】清正四品之稱。

【松太兵備道】清時松江府、太倉州，設有兵備道。

【渭源】縣名，屬甘肅蘭山道。

【玉米】

即玉蜀黍，江南呼爲珍珠米。

【形家】即今之相陰陽墓宅者。

寶扇樓後記

朱子穎家有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說音廡焉。王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示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誤音有詘伸應接之難，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仍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子穎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之輝光，侍清宴之閒暇，聖翰雲章，切取璨懷袖，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穎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儻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濯音然不知

泣涕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記。

【朱子穎】名孝純，漢軍旗人，官至兩淮鹽運使，有寶扇樓詩集。父名倫瀚，官副都統，亦工詩。

【聖祖仁皇帝】名玄燁，世祖子。

【廐】字書，作廐，同皮，閣藏物也。

【王禹卿】號夢樓，丹徒人，入翰林，官太守，歸隱以自娛樂。

【昔漢武句】漢武帝名徹，招選

天下文學才智之士，簡而用之。

【主父嚴朱】

主父名儼，齊國臨菑人，以齊相被族。嚴名助，會稽人，嚴夫子子，官至會稽太守。朱名買

臣，字翁子，官同助。

【東方朔】

字曼倩，漢平原人，嘗待詔金馬門，上書，高自稱譽，有可爲天子大臣之語。

【雲章】蘇軾文，手扶雲

漢分天章。此比御製。

【璀璨】玉光。

【休沐】

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唐法，仕於官者，十日一休沐，謂之旬休。見徐堅初學記。

【濯】涕垂貌。

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

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

曲阜孔君搆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搆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搆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搆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搆約者益

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搆約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六藝】詩、易、書、禮、春秋、樂。

【易傳】即十翼是。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

【傳禮】儀禮、喪服、子

夏傳。【喪服句】孔子沒後，七十之徒，共撰所聞，以爲禮記。

【哀】聚也。

【雜以諸子句】如月令爲呂不韋所修，王制爲漢

博士所錄是。

【漢儒家別派分】如易有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三家，見漢書藝文志。

【青州】古

九州之一，前山東膠東、遼濟南、道東境皆是。明清設青州府，治今益都，又高密縣有鄭公鄉。

【王肅駁難鄭義七句】肅，字子雍，

魏東海人，善賈逵馬融之學，不好鄭氏，爲尙書、詩、論語、禮、左氏傳之解，又撰易解，皆列於學官。孔子家語，亦肅所僞託。南北朝學者，大半

宗王屏鄭。

【孔裔】搆約爲孔子六十七代孫。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

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妻去石爲磴，都鄂切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

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

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門，望晚日照城郭，汶

水徂叢吾切徠同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

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丑居切菹音數十立者，山

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

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皜吳音駁色，而皆若僂音亭西有岱祠，又有

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

古刻盡漫失，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

多松，生石罅，蘇音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

滕齊桐城姚鼐記。

【汝水】即大汝河，出萊蕪縣東北原山。

【濟水】亦稱沈水，源出河南王屋山，東流至山東。

【長城】管子：長城之陽，魯也。長城

之陰，齊也。竹書：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按此長城，非萬里長城也。

【日觀峰】泰山頂觀日出處。

【齊河長清】皆

縣名，舊屬山東濟南府。

【泰安】舊府名，今爲縣。

【朱子穎】見前。

【磴】自下而上之石路。水經注：石磴榮委，若羊腸焉。

【酈道元】字善長，北魏范陽人，注水經注四十卷。

【崖】說文：高邊也。

【徂徠】山名。

【擣菹】擣色賭戲，古用五子，謂之擣

菹，亦稱五木。

【絳】赤色。

【皜】白也。

【樓】俯也。

【岱祠】泰山神祠。

【碧霞元君】東嶽大帝之女，見山東考古錄。祠

建於宋眞宗時。

【行宮】清代天子出行時所居者。

【顯慶】唐高宗年號。

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寒光

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堪音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騁考平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塼切莫平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

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昆音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游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

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塘】小城。

【雉】長三丈高一丈爲雉。

【嶂】山如屏者。

【龜】供佛之具。

【尻】脊骨盡處。

【皇帝】乾隆帝。

【塹】

牆壁之飾，此作嵌入解。

【政和】宋徽宗年號。

【佛圖澄】晉時天竺之僧，少學道，妙通玄術。

【朗公谷】舊名琨瑞溪，沙門

竺僧朗隱於此。

【苻堅】晉時前秦主。

【歷城】今縣。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池

以音

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墉

回，巖

土減切

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閒，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

霽，谿上大聲澑

音叢

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

七恭切

槐楓栗橡

音樣

時有鳴雉

切

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

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

泚

音判

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

音嚇

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

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地，乃引墜谿內，左文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邀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鼐從，使鼐爲記。

【迤平】斜行漸平也。

【嶄】高峻貌。

【澹】水會也。

【樅】木名，松葉柏身。

【橡】榟實也。列子：冬食橡栗。

【雋】鳥肥也，又

與備通，指鳥擊之備異者。

【鬣】馬領上毛。

【李公麟】字伯時，宋舒州人，長於詩，多識奇字，尤善畫，號龍眠山人。

【何文端】

桐城人，名如龍，崇禎時相。

【泚】水厓也。

【磯】水激石也。

【薑塢先生】卽姚範，爲鼐之伯父。

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迂，音誤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

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尙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尙書書快雨堂舊匾，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鷖音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尙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尙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迂】逆也。

【禹卿】見前。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人，官至會稽內史，工書。

【董其昌】字元宰，號香光，明天啓時華亭人，善

書畫，快雨堂乃其舊額。【鷖】雛鳥須母哺而食曰鷖。

寧國府重修北樓記

寧國府，屬安徽，民國廢，今宣城縣其舊治也。北樓，在宣城縣治北，南齊謝朓建，朓字玄暉，

曾任宣城太守。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

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閒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音碑陲音堂，何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

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謚音安，惜故北樓之頽敝，命工飭之，旣竣，以書告兼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閒，將以踰越謝玄暉李太白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

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北固】北固樓，在丹徒縣北固山上。李白詩：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閒。

【陂陀】阪也，山脊爲阪。

【謚】安靜也。

【李太白】白詩有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之句。

孫忠愍祠記

明北平都督副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祖於淮上，度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孽，深入失援，身沒沙漠，其忠烈之蹟，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子諱繼達，始以同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衛指揮使。忠愍戰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出戰最久，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進人，指揮之子泰，當建文時，爲北番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懷來，中矢，裹血力戰，竟陷陣死，惠帝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取沂州、密州、益都，及克元都，屢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授驃

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死事者二焉。忠愍之子恪，亦繼爲良將，爵至通侯矣，而不幸與藍玉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尙書文介公慎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侯之弟後也。今兗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寧城中，買地建爲祠，所以奉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祔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藏甚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謂余爲之記。

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祖，下以啓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北平】今河北北部及北平市。

【都督副使】

明初置大都督府，又設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照磨，各一人。

【燕山】

山名，又古府路名，在今北平市。

【濠梁】今安徽鳳陽縣。

【指揮使】明時有都指揮使，爲一省武官之長，內外各衛，皆設指揮

使。【定遠】縣名，屬安徽淮涇道。

【張士誠】秦州人，元末起兵吳中，稱誠王，國號大周，又稱吳王，後爲明將徐達常遇春所

擒，不食死。【徐達】字天德，濠人，明功臣。

【高祖】即明太祖，姓朱，名元璋。

【建文】明惠帝年號。

【燕師】燕王棣亦

高祖子，封於燕，以靖難名起師，擊建文位。

【懷來】縣名，屬河北省。

【惠帝】名允炆，太祖太子標之子，靖難兵起，出亡爲

僧。【沂州】明爲州，清爲府，屬山東，今廢，蘭山縣其舊治。

【密州】今高密縣，舊屬山東膠州。

【益都】縣名，屬山東省。

【都督僉事】明時左右都督之屬官，一曰僉都督。

【驃騎將軍】

漢武帝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後漢有驃

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唐後以爲散官。

【藍玉】明定遠人，常遇春妻弟，平元後，封涼國公，坐謀反誅，列侯以下連坐者數百家。

【文介公慎行】字開斯，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尙書，以忠直稱。

【兗沂曹】山東兗州、曹州、濟州均爲府，今滋陽、荷澤二縣，其舊治

沂州見前。

【觀察】道員之稱。

【星衍】字淵如，清乾隆進士，撰有平津館金石萃編，周易集解，又尙書今古文注疏，文詩若干卷。

【世濟】左文：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正學，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工文章，闢異端，名書室曰正學，洪武時爲漢中

教授，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王入南京，即帝位，令草詔，不從，被殺，夷十族。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閒，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

得以彼暫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閒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讀作頓，突讀作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閒，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

明萬曆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

七月桐城姚鼐記

【惠宗】卽建文帝。

【成祖】卽燕王棣。

【楚商臣】春秋楚成王子，弑父自立，事見春秋文元年。

【匈奴冒頓】冒頓，漢初

匈奴主，嘗射殺其父頭曼者。

【靖難】明惠宗用齊泰黃子澄之謀，削諸藩，燕王內不自安，遂指齊黃爲奸人，請入清君側，名其兵曰

靖難，屢爲鐵鉉盛庸所敗，帝下詔諸軍，母使朕負殺叔父名，諸軍因不敢發矢，燕王遂陷京師，帝出亡。

【萬曆】明神宗年號。

【道】

清設分巡兵備道。

【金華】府名，屬浙江，治金華縣，今廢府存縣。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淇縣尉，淇縣君歿，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旣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

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困患難，伏首相對閨闈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且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尙能堅其操持，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人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毫末哉！

【輝祖】字煥曾，號龍莊，乾隆進士，任湖南寧縣知縣，以循良稱。父楷，任淇縣典史。早歿，痛母茹苦，乞文家撰詞，彙刊曰雙節堂贈言集，著有史姓韻編等書。

【洪縣】舊屬河南衛輝府，今屬河北道。

【人貌句】見史記，言惟用榮名爲飾表。

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肱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爲之傳，兼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爲傳，已無以易之，乃爲之贊。

大昭，大昕弟，字晦之，著後漢書補表八卷。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真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膺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晏。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膺】胸也，指割股事。

寧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鉉翠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方靜夫。

宋旣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僞或真。聞二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窀。株倫切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軸，日侍師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窀】墓穴也。【式穀】式用穀，善也。詩：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萊陽，山東縣名。趙名嵩，號閩仙。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睠同眷焉求賢，昔仁皇聖。上自監司，

寧化三賢像贊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維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賕求音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者，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悼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丑居切是贊詠。

【行部】謂巡視部屬也。後漢書蘇章傳：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臧。

【水鏡】晉書衛瓘見樂廣，奇之，曰：此人如水鏡，見之

瑩然。【賕】以財枉法相謝也。

【者】禮曲禮：六十曰者。

【江介】沿江之地。楚辭：悲江介之遺風。

【惟休句】悼其已死也。

祭張少詹曾敝文

張字塏，似桐城人。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音鼂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驥騫；音鼂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音風雪載途，共以身征。龜均音坼其膚，褰愆音關帷軫；音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墉，援衣出涕。君爲禁臣，彪胸爛手；裁觚孤音朝脫，暮誦士口。鼂走南北，五躡一升；來則授榻，行爲檢膝。騰音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恬不憎。鼂不

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揀過或喜或愠切嗚呼君往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僑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癥疵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僂諷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接檐音夢晨宵商榷音始告歸君在大梁斬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回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芴忽不可論既熒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音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紼音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尙饗

【營室】星名在二十八宿中陰歷十月夜於南方正中見之。

【龜坼】天旱田裂曰龜坼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按龜凍

皸皸也音君瘰珠玉切。

【褰】褻也。

【軫】車闌也。

【觚】簡策之類古人以書文字。

【滕】行騰如今之纏腿。

【頰】盛氣

貌。

【面丹有渥】色赤而潤也詩秦風顏如渥丹。

【僂】疾也。

【薨】屋棟。

【大梁】河南。

【回】不可也後漢書呂布傳

大耳兒最回信。

【芴】渺茫之意莊子芒乎芴乎無所從出乎。

【紼】引棺之索。

祭朱竹君學士文

朱名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大興人，乾隆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嗜酒好交，著有筍河文集。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勢趨，不可利眯；音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森】

暴風從上下也。爾雅扶搖謂之森。

【眯】

物入目中也。莊子：攝慧眯目。

王光祈譯述

本書譯自俄國帝俄時代國務總理維特(Витте)伯爵筆記。維特爲帝俄時代的大政治家，親與中俄密約之議，其所記載，皆當時所身歷者。此項筆記，各國皆有譯述，書分四章：(一)與李鴻章談判並締結中俄條約；(二)加冕——Chodynk——與日締結高麗條約；(三)遼東半島之占領；(四)拳亂與我們的遠東政策，爲中俄外交史上可靠的史料。

李鴻章遊俄紀事

一冊

三角半

近百年中國名人傳 韋息予著 一冊

李鴻章

角五冊

李鴻章是中國近百年來重要人物之一，他個人的傳記，簡直與當時中國的歷史分不開來。而當時的中國則正在劇變開始的大時代中，他的舉措，影響至今不衰。本書即着眼於時世的演變，敘述他的事蹟，自平吳之役至辛丑議和止，前後凡八章，均冠以時代之說明，不斤斤於個人功罪的論評，尋究其成敗的背景，明白指出，使讀者對於這個大時代的情勢，得深切的了解。供初中學生學習本國歷史參考之用，最爲相宜。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人物傳選

陳啓天選輯 一冊 一元四角

編者 精神 諸子、學家、文、記、附注

張

張居正爲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史學家、思想家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岳飛、戚繼光等八人，文選等二人，特行者蘭相如五十六人。此五十六人之傳分段標點，詳加考訂，並先生依其遺集，旁考史實，著爲依年代分述各期之概況。凡關於吏治、用人、兵略、將略、學術、著述諸端，均詳加考訂，以評論，尤見精詳，使張居正捨身爲國之偉大人格與事業，躍然紙上，不惟可供整理舊史者之參考，而今之從政者，尤宜人手一編，藉資觀摩焉。

林著 一冊 九角